

卷之四

東臯雜記序



予雅思遺世志在高山寒岬幽壑性情以之丁丑棲遲東臯久與相依迺徐有得也于是作而言曰夫山至靜定也然其爲道屢遷氣象爽晦則遷萬物華悴則遷天時風月冰雪則遷三者之遷自遷爾山無與也山之聲山之色未始不以三者遷矣三者遷而山自佳其必有立于聲色之外者也立于聲色之外者山之道也山不變則道亦不變故曰仁者樂山然則曷言乎屢遷也曰人遷斯遷耳人淺山頑人愚山古人悟山靈人竒山險一日之內一峰之間

幻化推移不知其幾千萬變也自予入山以來始而相遇以情山爲主而我爲賓旣而相引以意邈然移我 于精微浩然移我于廣大人遷山耶山遷人耶意之所極孰從而辨之耶雖然猶有待也至于今我無意矣山無意矣相與于無相與矣然而有所不能已者存乎詩歌序記之間非曰能之夫亦謂予之久于斯也久故山之爲道與予之性情日新而日化是亦可紀也已丁丑十二月望日題吳越名巖數百樓東臯何也曰山峻以遠泉冽以清有狷之意焉夫予狷士也

山記誌勝也然不僧不靈故受之以僧評人地相感而事生焉故受之以散錄山空人靜事于何依我尙不有遊詎可得故受之以夢紀終焉

以茲山之多異也紀不槩勝何也曰闕疑也不敢盡也爲可繼也

登茲山者有蘓子瞻有秦少遊舍此無人矣非無人也山之掌故闕如也嗟乎自有此山以來不知幾千萬年而後有子瞻少遊繇子瞻少遊以來又五百年而後有予孰謂遊人易得哉

東臯紀勝

臯亭諸峰○武林山水婉麗名世然大都淺淺依依可定
情不可攝性可目成不可下拜東行四五十里治致零散
古色嶙峋遙望臯亭諸峰如逸流羽客玉塵霓裳逍遙竦
肅原夫蒼碧環特闕括深秀或銳而截或窈而屈或繞而
馳或峻而折使人氣靜神逸而不自知也若以西湖比東
山是使玉環飛燕靚粧袷服與冰霜刻勵之操嬾較聲情
爭佳惡也採真之士當有辨之者然未可爲溺惑之夫道
也

佛日寺○群峰環萃香林蔚起爲古佛日寺唐本空禪師
法苑也振響承機妙燈代映年世浸遠爰歸荒塞天啟癸
亥間法師金公尋攬偶及烟翳頓朗香霧成臺山開淨國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楞嚴壇○檀式具如教中所載弘麗香嚴瞻對肅穆往惟
天台五臺有之今兩地已就烟蕪巍然霸光惟此而已

香上菴○楞嚴壇東北數百步爲香上菴菴傍有玉蟾泉
菴深窈窕一庭鬼趣相傳爲子瞻讀書處云予入山百五
十日看雲聽水應接不暇雖有僊文秘冊到此都成俗物

矣不知子瞻所讀者何書也

窪窪池○殿東南二十步爲窪窪池周逕二畝泉味甘芬
可挹嚴冬溫然中有古石蒼秀蜿蜒如龍石上有窪窪二
字苔蘚蔓翳亦稱子瞻手筆云

一擊軒○窪窪池上故有一擊軒今遺址荒蔓惟餘修竹
千挺舞清風映碧澗而已

天衣石○寺東北數百步爲天衣禪師那塔塔依古樹有
老藤從石隙透出綿蔓樹杪宛若遊龍千年枯骨葛藤未
了亦幻怪矣哉

透山集 卷九 四
松篁橋○群泉奔赴束以小橋望之雪飛聽之風起兩岍
樹林交戛幽莽蕭寒寸寸秋色虬松三株鬱鬱葱葱嵩禪
師手植也

介泉○繇松篁橋而下溪流翻湧一泉泓然周逕二尺許
溫清芳潤有色有香外此分寸則輕重溫涼殊等矣夏月
時雨驟至群泉奔溢洪流混混勿能亂也錫以嘉名豈偶
然哉

神樹○寺之東北隅有古榆蒼鬱上撓青雲初土人售地
於寺欲伐此樹以要之老僧確菴募得二十金易歸祖庭
越數日土人忽失所市金老僧歸啟禪舍則金在室中矣
僧與土人蓋相去數百里而遙也

甘露泉○山故乏泉自金師振錫以來群泉雲集其所以
給蔬水供朝夕者爲甘露泉編竹承注曲屈東逶幽響清
灑如琴風桐雨日間浩浩鮮有覺者夜深靜聽乃始得之
黃鶴洞○物未有不疑而奇者也疑則不可知不可知則
指而神之曰此中有異不必其中之果有異也夫山水者
天下之至奇者也水之奇者曰蛟宮曰龍窟立于浩浩茫
茫之間而謂其有宮室臺榭珍御之幻不可信也然而疑

之矣山雖竒可望而知可攬而盡有洞焉迺始不測也人之攬之者多畏懼又鮮窮理遂相與不測之矣故山之佳者無不洞也無不洞故無不疑無不疑故無不竒也臯亭之有黃鶴洞蓋亦其類洞窈而折遊人燔柴而入行二里許遇一石門寒涼蕭殺不敢復進予謂至此而山之竒盡矣此內當不復洞卽洞亦不復異也而好事者遂妄謂此中大有不可知亦誕矣哉予于天下事雅不喜闕疑因欲三月聚糧命家僮數十輩鑿而視之會客有止予者遂不果云

雙髻峰○予以丁丑冬日登臯亭之雙峰古木荒丘群山迎合遐睇江流俯臨省會雲物澹澹白日欲暮乃有孤雁哀號繇別峰而徑度于是慨然嘆息顧語從者曰子亦知茲丘之遺事乎通鑑云元伯顏兵次臯亭山卽此地也當是江山昏翳北騎長驅五更協卜世之期千年碧義士之血遂復草木成兵青山雲擾至今秋葉淒迷尙帶蘆花之怨鴻音嘹唳猶脚笳鼓之悲者也嗟乎山湖綿曠撫膺動今古之思風景依然回首是春宵之夢曾幾何時而蕭條淪喪之感悲陵雄驟之槩盡隨以飄風委諸蔓草杳不知

其所往矣山靈有知方且視而笑之野馬也塵埃也流泉之一去一來而曾不可以一宿也而予猶狀尋攬遺踪睠懷空谷下泣于無情之地興哀于已散之塵無乃逐方內之遊而未達滄桑之變乎

龍藏石○斷岷百尺鋒刃斷斷剖石爲澗雲濤飛湧其槩予莫能名大約似龍而非者二以泉之激宕爲龍則兩岸之雄嶮峭發龍所無也以石崖之夭矯爲龍則中流之傾洞合突龍勿兼也東山之怪無以踰此

水心石○玲瓏殊妙橫塞澗道流水悠悠渡石心而微瀉石翠瀾清光色遞暎得細風澹宕更多淒曠當是東山小品第一

龍洞○在黃鶴山足深廣數十丈石覆泉溜空寒應心盛夏之月織暑不來

蓮花峰○繇龍洞西上亂山盤折如波翻濤湧四五里而達蓮花峰則群山俯列矣石壁蒼翠小池碧漪氣象古澹可喜予一歲九登頽狀自放若躡雲霧而笑語時出蕭寥間他年稍畢世緣終當假一椽于此山絕頂耳

石鼓亭○亭在山南晉臨平岸崩得石鼓張華以蜀中桐

材扣之響聞數里卽此地朕遺蹟杳朕矣
塢內外諸勝○塢內外多竒予所搜討三之一耳其他泉
石之勝不能盡亦不能名大致幽寒蒼邃彌望無非朴野
之趣故其俗敦素約而賤紛華其人多樸愚而少靈秀千
金之子必衣敝縷勤南畝不爲淫俠流浪之事夫考風問
俗觀人察質游之大者也予故志之

東臯開士錄

臯亭大師古佛現身英靈畢萃入大冶而祥金躍起游
華林而珠樹青葱畧舉所知以志欽想

物生靜質遠心棲神淨妙如絕頂孤松寒潭止水予無以
名其所至也寶林多賢此爲喬楚

早牧聖先博綜三乘古道沉幾如屹立高峯俛臨烟雨窈
狀深鬱不可端倪

寂生日謙博聞妙悟華實浩鮮其溢爲詩歌則清秋之山
也寒浦之波也

善生本自名流絕塵長往如雪山倚空冰壑照人予自年
十一二時卽懷此志今二十六矣殊覺有待之爲煩

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石戒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
閒止靜照其人

去非鉄牛靈利英快來自天童昔人云長松下當有清風
果朕

融朕含章志行清劭每與之言若置我于深秋後夜之間
聽梅亦如此而詩似過之

盥戒介朕清立妙羨風興一日偶與予爲無窮無極之論
飄飄朕使我有凌雲之想予爲賦辯才法師十二韻云

東臯散錄

丙子之冬家大人自粵歸來以故所蒞爲漢南海揭陽之地巨盜時務憑山窟海剽屠縣邑大人草薶而禽獮之海以永寧然以克詰維勤又感嶂烟蒸濕之氣積久成疾不肖且晚視湯藥檻閼之外邈若河山其明年爲丁丑大人命赴公車不忍也以神明之所扶持大人勿藥有喜未幾不肖忽邁肺症良苦大人曰汝以朝夕左右我棄功名之會不赴我昔者病今日愈矣汝曷亦澄懷山水間于以脩心而却疾乎吾聞臯亭之山有畸人焉其往觀之不肖于

是有東臯之遊

予以丁丑上元入山寒食而返新夏重集僅三十日長至
前復來涉春廼歸雲山不求我是泉石不責我非聞花而
後知春迎暑而後知夏雪覆而後知冬惟秋也不可
知以意度之當自佳耳

正月習天台小止觀二月聽金師提唱法音五月入禪堂
同叅者庭栢靜照物生灌戒養泉利見十一月入淨業堂
同叅者去非鐵牛部林本明等二十四人十二月入楞嚴
壇主懺者金大師同禮者心融法師及日謙隱玉等八人

八之日瞻禮戒壇闍黎則養泉隱玉教授則利見卜生尊
證則寂生無竭佛因內觀法鑒平實雪萍義凡同時付大
戒者神珠量空潤慈平麓升宗一兩性道轉石知止妙觀
敬明善起晉朗宗傳

正月闍古拙師偕予入山三日而別其人高簡有古致可
懷

自正月至五月覺海師爲慧業諸賢上座十二月心融師
自龍井代之二師行慧卓越皆法王也淑其緒音如秋水
秋山清空朗霽

三月筓菴禪師入山一宿示予機語五月幻倫師寄予以所著尊勝懺

自二月至十一月黃海岸先生唐存憶先生錢瑞星先生丁印趨先生王嫻仲先生丁韻含沈蘊公兩年兄馮君翼之卓君仲昌項君楚東暨崑山兩顧君先後至或飯罷卽去或留一宿或止數夕鮮有棲遲過旬日者

正月黃靈花來視予病同登蓮峯絕頂各賦詩四韻三宿而去

正月從父淳之公來已而季父草庵公來已而從父仁叔公來二月淳之公往徑山三月重來病數日遂行

三月叔父子佩公來留十日和坡公五絕而去

二月季父草庵公寄予山居六咏五月范黽生寄予新詩

二章十一月草庵公贈予雜說五篇序

仲父仲玉公以書至者七叔父璞庵公以書至者六張大愚年兄范黽生表弟溫其旋內兄各一以書來草菴公柬予者十一

三月角東楊公開師訪予不遇留書爲別

四月予與灌戒卑牧善生梵雲諸上人約爲兄弟迭爲北

迺山集 卷九
百一之日諸上人升座爲予論華嚴惟識微義二之日予
升座爲諸上人說莊易諸書大意

自正月至十二月時見方士沈肖如演乩僊術亦頗有驗
者

十一月李子世俊來從予遊年甚少志甚遠真率爽敏樂
善不倦爲文亦能濯濯自振異時當是名士

予入山後卽喪一妾夏五自山歸喪一婢十一月山中復
喪一僕二月予舅閔厚弘先生相期上山後不果來六月
而死五月同金師冒雨入武林訪聞子將嚴印持九月而

子將死十一月印持又死人行于世其速疾若飄風也亦
早自勉哉

二月晨起看雲自山頂直上隱隱澹澹白烟微蒼已而幻
杳殊特采翠翔翥化爲龍蛇宮闕之狀日升卽散三月同
梵雲灌戒尋鶯聲行四五里四月時雨驟至予親率二僕
清理介泉五月旣望乘月品第諸泉十一月雪壓群山一
塢白玉

正月閱楞嚴經二月閱蓮宗諸典三月閱石門文字禪五
月閱正法眼藏十一月閱宗鏡錄十二月閱梵網經

二月作募麥小疏作智月梵雲兩上人募序三月作放生所募序五月爲僧雲徹作石道碑記十一月十二月作與人篇作禱說十篇作送善生上人序作東臯記勝作僧評作散錄夢記作東臯禱記序自二月至十二月訂正韓文卒業

十二月朔予示疾東室數日不食病中著水菴淨儀

卷一

予病六七日耳便似難支夫不有嬰邁慘絕水火刀兵什百千萬于予者乎予有師友足以慰藉僮僕足以使令不更有下賤孤苦靡室靡家寒夢離迷神魂哀斷者乎予卧

三寶地可以周床褥備藥餌不更有道旁旅舍塞外園中淒淒楚楚委七尺以衰風蔓草者乎哀我人斯百感交萃於一念頃諸苦歷然願以我之爪髮鬚眉變爲玄霜石英之屬玄諸病者之口願以我之支脛身首分爲億萬厮役繞諸病者之前願以我之腑衛腦髓幻爲幽堂靜室床帳俱具適諸病者之體願以我之性情志氣化爲甚深微妙法喜禪悅樂諸病者之心此水菴淨儀之所錄著也

予十年三病庚午十一月病于金陵之天界寺甲戌十月病于武林之昭慶寺與此爲三於地則盡禪院以時則皆

嚴冬殊不知其故何也

我在山中得七助道品一日微疾二曰半夜泉音悠悠沉
落三曰傳人謝世初若不信已而果然四曰聽老衲說四
五十年以前人物繁華衰悴如且暮間事五曰見諸素裳
縞服誦懺翻經六曰五夜梟呼徹曙七曰隔垣聞禮大士
聲哀婉欲泣是皆塵昏之鈴鐸解脫之先鞭也外此則有
二障一曰眺聽方怡而家函忽至二曰夜坐正佳而東方
已曉

三月之初有傳春闈小錄示予者山中人爭閱之自二三
十年不下禪床之老宿以逮樵夫牧豎莫不驚問某某登
第問已必流連嘆惋欲罷不能竟不知其何所爲也予仰
天大笑退而嘆曰嗚呼向使予也不幸早獲列名於此方
且呶訾粟斯卑靡澶漫送韶華于險道鑱靈根於短名役
役沉沉迷心失理雖欲求分寸之暇若今日之清涼曠寂
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東臯偶書

文不足言言不足志猶衣蘭爲舟翠羽爲楫玩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獨孤及言之未旣也若夫妖嬈之說迂恠之音颺扇波委自溺溺人是鑄金爲舟削石爲櫓而以之浮於江海也吾見其沉淪漂沒而莫能自出矣

十一月偶與禪生上人言及鍾律事上人因舉太史公書謂黃鍾九寸以上下相生損益筭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竒太簇又減三分竒夾鍾又減五分竒姑洗又減三分竒仲呂又減五分竒蕤賓又減三分竒自蕤賓至林鍾增二

分竒夷則又增四分竒南呂又增二分竒無射又增四分竒應鍾增二分竒應鍾至黃鍾增四寸三分竒爲九寸近教授李文利所著律呂書本之劉氏外紀及呂氏春炁生黃鍾三寸九分謂以司馬遷九寸之數準之一氣或短二分竒又或短三分竒短四分竒短五分竒短六分竒而自應鍾至黃鍾纔間一月而相去四十三分有竒何以均節候而和音聲也且陽氣自冬至後漸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漸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矣文利所主其增減皆以九分惟黃鍾之于大呂

蕤賓之于林鍾增減各六分蓋一當陰盛陽生陽雖進而尙弱一當陽盛陰生陽雖退而尙強也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蓋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黃鍾數少爲極清以證宮聲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以音律循環無端正隔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畫圖立說楊廉氏推服以爲獨見神授夫黃鍾爲制律之本或云九寸或云三寸九分茫無可據將奚所折衷耶予謂古樂淪廢

已久此非可以臆斷也古候氣法具在茲又適屆南至請
截竹爲管一九寸者一三寸九分者按古成法實以兼灰
埋密室中至期吾與公精審之以決此疑良快因遂率意
爲之是月六之日申初初刻一陽生予與上人候視終日
二管竟無一灰飛者因相與大笑而罷然予竊疑司馬氏
九寸之說當必不妄何則冬至陽氣始升嗣是而大寒而
雨水而春分而穀雨小滿夏至陽氣以漸而升則距地以
漸而淺故自黃鍾而大呂而太簇而夾鍾而姑洗而仲呂
蕤賓律管以漸而短夏至陽氣始降嗣是而大暑而處暑

而秋分而霜降而小雪冬至陽氣以漸而降則距地以漸
而深故自蕤賓而林鍾而夷則而南呂而無射而應鍾黃
鍾律管以漸而長文利所訊氣有餘而管不足氣不足而
管有餘似非通論也姑志之以俟質諸有識者十一月初
七書

山中偶見有施錢者禪生上人語予近時錢價較十年前
漸減何也子謂今天下有兩大事理窮勢極數十年間必
變必反上人問何爲兩大事予謂人主之大權馭富與馭
貴而已今也舉天下之貴而一之于科目舉天下之富而

一之于朱提無論往代卽國初若中葉以前弗然也貴弗具論昔之言富者悉以錢卽惟正之供亦曰錢糧不曰銀糧也未有貴銀廢錢如今日之甚者其原在課稅徵銀不徵錢而姦貪之吏蓋藏之豪又各自便其私圖于是圍法重誦而國家亦遂失其馭富之柄公私交困職由此故夫物窮則變勢極而反固其所也公其志之十二月初四日書

偶與禪友說左傳因憶少時授書至周鄭交質宋晁補之譏之謂稱二國非禮心竊疑之謂周鄭之不可並列一童子辨之度左氏必自有說豈真昧昧煩補之簡點耶一日

偶讀繁露云春秋多微辭忽躍然曰傳爲此言蓋所以深著天王之失馭自儕于侯國也而又托之知禮君子若將習而安焉忘其爲君若臣也者而直責之以友邦之誼其垂警之意彌婉而彌切矣自今思之真所謂小兒強作解事也姑附記之

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是惟深于文者知之聞人之訐語險語而申說之是聽犬嗥而效其狺狺也其可乎

伯樂相千里馬而教其子相國馬以爲千里馬不常有卽

善相無所用之故治天下者可以不知神人真人而不可
以不知賢豪才傑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千
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王莽末黃金一金易粟一斛
晉愍帝時米斗二金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谷石至
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炆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梁侯景
食石頭常平倉盡米一斗七八萬錢自古米貴未有如是
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唐太宗貞觀間米斗三
錢東魏元象間谷斛九錢趙克國傳金城湟中谷斛八錢

漢宣紀谷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民以粟
爲天太貴固由儲脩之無策太賤亦因歛散之失經三代
以前穀價無稽蓋餘三餘九人主有法以制之必弗任其
自貴而自賤若後世之已甚也

周禮廩人中歲人月食三鬴註云六斗四升曰鬴是食米
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月一石半是日食米五升也
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麦
八斛是一人日米八升一馬日麦二斗七升也嘗竊惟古
人縱善飯何至視今人數倍偶閱宋王勉夫楸野客叢書

通山集 卷九
云考古斛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謂人食米
八升者當今二升一合六分所謂人食米六升者當今一
升六合所謂人食米五升者當今一升三合有半乃始釋
然
祿以養廉三代以下唐制祿最重有宋浸薄今視宋又薄
唐俸祿外又有職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以下皆有差
似宜倣其意令郡縣節慎贖緩以漸買田大縣以五六千
畝爲限小縣則二三千畝按品給授上無損于公賦下無
傷于民業而百職私計克然或亦兩利之策也

冬日散步山麓遇道者莊復陽年九十有八皓髮童顏上
下山徑如飛予敬問延年何術曰寡欲清心已而又日當
惜福因畧示數事如左天一生水此五行之大用也母褻
棄凡所居必擇隙地稍植蔬菜每沐浴盥嗽畢則以剩水
沃盥之凡食菓必藏其核以暇日遊于曠林取而委致之
管城楮君之功于文教也大矣雖弊壞必藏之啜茗者挹
其香色毋遺其渣滓固藏之治炮烙如神蔬食飲水樂在
其中卽不得已肉食亦必惻惕然收其羽毛骨殖坎而瘞
之

服藥者食其液往往棄其餘滓踐踏之弗恤予嘗憂採薪連服八珍湯數十劑收其渣和石蜜爲丸以餽隣之寡人病頗類予者踰月遂有疹推此則凡六味十全補中諸湯劑俱可做而行之矣若夫品性酷烈暫試底績者棄之深潭大澤可也

山居有餽予盤飧者食之而飽以其餘食吾僕僕所弗食者以飼雞犬鷄犬所弗食者以飼虫蟻須臾群蟻攢食又或啣負之入于穴予因喟然曰吾聞民以食爲天豈惟民哉夫物則亦有然者也吾雖食貧然亦足以爲億萬虫蟻之天而惜也自今日以前習而不察也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旣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伊和靖在程門半年始令讀大學西銘張南軒受學於五峰久而得見猶未與之言涕泣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爲仁之理往返數四而後與之魏鶴山云前輩成就後學往往不肯易其言故得其說者啟發于憤悱之餘知則真知行則真行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誠哉是言也教者學者其尚三復于斯

先賢云射者或挽五石弓神色閑雅若無意于射中而未

嘗有虛鏃者或挽不及石而汗顏掉腕其發不能以三十步者或既取其大引不能滿而易其次者又易其下者因有感于爲文之法謂必如無意于射者而後可也推之制事無不皆然

司馬子長父名譚史記無譚字王荆公父名益所著字說無益字蘓東坡祖名序爲人作序或稱叙或稱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益每上表必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

人主生日爲樂始于唐若士大夫則未之前聞故前輩詩集惟少陵示宗武生日與東坡爲同氣之親或知己偶有所賦而他集罕有若用之公卿貴人則無之自京檜以來此風日甚始則稱功頌德甚至將以玉帛泉幣此魏鶴山之言也距今不過四百年負販臧獲壽序壽儀儼然當之無作矣按其僭侈之罪當與帝服后飾同科乃咸不以爲恠何也

宋紹興十八年戊辰進士錄分五甲共三百三十人特奏名一人是時狀元爲山陰王佐而朱晦庵及五甲第九十人寶祐四年丙辰進士分五甲共六百一人是時狀元爲

文文山而謝枋得登二甲第一陸秀夫二甲二十七宋三百年進士科最盛狀惟二錄獨存以晦翁文山及陸謝二公故也人重科名乎科名重人乎

古者比里族黨之法相保相愛相救相朋若吉凶賓射之器服民不能自爲則主集者以里布屋粟之物爲之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屬之飲酒以維持護養之其詳密若此蓋盈天地間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末世本支天屬冰泮雲飄卽有意淡貫之其難如搏沙蓋古法之廢久矣宋先儒所爲諄諄于收世族復小宗立譜法也

十一月望日偶一友人自嘆臨事畏忌筆舌遲鈍不能直達已見如弓弩之應絃而發徃徃坐失事機奈何予謂慶曆中天子勵精開天章閣召諸宰執授筆札問治道所當先其時大臣爲范文正富鄭公韓忠獻非所云百代殊絕人物乎然皆震恐不敢置對踰月而始條奏以聞弘治中一日召閣學士商政事批荅章奏其時大臣爲徐文靖劉文靖謝文正亦俱稱名輔悉惶懼請持下閣詳擬上諸公豈亦遲鈍不任謨議歟抑亦持重不苟發歟而宋先儒每嘗論介甫悞國其所以深結主知牢不可動者其故有四

一曰強辨議論人主之前貫穿經史古今不可窮詰嗚呼其效可睹已友人爽肤因與予極論德仁言勇之旨至暮始散

魏鶴山跋康節詩云理明義精則肆筆脫口之餘文從字順不煩繩削而合彼月煨季煉於詞章而不知進焉者特秋蟲之吟朝菌之媚耳真西山跋黃量詩卷曰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受至潔之物世人胸中擾擾私欲萬端如聚蟻虵如積糞壤乾坤之英氣焉從入哉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其正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亦然又曰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然奚慮奚容當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歛而凝與元氣俱貞泮渙而休與和氣同游則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二公文旨何其簡要精微也世有作者其各書一通于座右

東臯紀夢

予山居沉寂遊托浩渺卽夢境亦清沄殊絕柳子厚云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不其然耶然予懼世之君子謂予
好怪也諸幽異竒詭者槩隱勿錄而擇其尤確者姑志
一二焉

五月晝卧北窓夢一女子髮始覆額綽約宛麗口吹洞簫
清悠哀轉自床之西南隅飛舞而至已而漸近簫音益高
予遽然覺徐審之迺一蚕啣啣于枕畔耳

十月夢與草菴叔登一孤峯絕頂四顧寂寥忽遇一老翁

自稱白樂天已忽不見須臾聞別嶺歌聲迴視之卽翁也
緩步徐行朗吟數十語都不復憶惟記其末二語云佳哉
此遊石與山仇

十月廿一日夢流泉滌折成文如卦象又有紫花一枝沉
浮水中忽一人介冑執戈戟之屬從後大呼曰子樂此乎
此泉卽古弱水子不去必戕汝身予悸而馳行十餘步偶
一回視則泉水枯竭紫花亦萎悴矣予意殊惆悵趣入一
室中見芳草滿庭桃竹間之壁間有石刻云香枝兮翠意
若有人兮東山西山之際

五月十九日夢大鳥如鶴而翠色頸下懸一鈴從雲中飛
鳴而下直入予室幃帳几簾門櫺剝啄殆盡予倉皇避至
山頂遇一樵者問曰此間有大鳥何名樵者曰此名霜華
之雀見則田多稗草木與戶平

十一月夢登車赴遠道遙望百里外有室巍然高出雲漢
驅車視之盡日始達但見館宇連雲芳艷殊特然高不過
尋常獨最後一閣孤邈可數百仞下車瞻望寂其無人久
之遇一黃冠歡然道故予曾未識此人然亦佯應之黃冠
曰吾識子子非識吾何得謬爲款語予曰予固不識子子

何時識予乎黃冠曰昨日耳子碌碌善忘昏不憶且吾稍清簡然亦止能記昨日事自此以前亦不復憶也予因問此閣構自何代黃冠曰此吾師之所營也吾師非人間人往時曾與大庾禪師友善立此以勗來學做工夫耳予問工夫何如黃冠曰惟日誦玉皇清淨二經數遍予笑曰道藏諸書或疑羽流僞爲之日誦何益黃冠厲色曰子以是爲僞將以四子六經之書爲真經耶予未暇對忽引予置林莽中昏翳幽罔鬼物呼嘯正惶悸間雲日開朗黃冠從雲端呼予曰四子六經安在哉來吾與爾遊無僕僕人間

世也予不應黃冠大笑且有微言然不敢泄也

通山集

卷九

二十八

通

律